



祖國的兒女

中國青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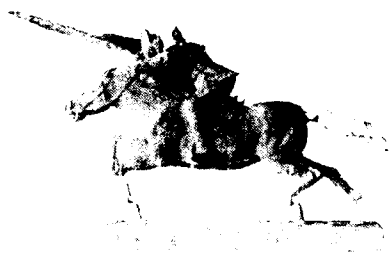
祖國的兒女

中國青年出版社

833
270337

祖國的兒女

抗美援朝短篇選集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祖 國 的 兒 女

抗美援朝短篇選集

內容提要 這本集子裏所收的七個短篇，都曾在‘解放軍文藝’上發表過。這幾個短篇從各個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在抗美援朝鬥爭中所表現的英雄氣概，生動真實地刻劃了他們的嚴嚴美麗的形象。它向我們介紹了祖國兒女們的戰鬥生活；他們不管在天空，在地上，在前綫，在後方，都以深摯的愛祖國愛人民的熱情忘我地戰鬥着，工作着，表現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的精神。

書號387 文學20 32開本 76千字 150定價頁

編 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

青年 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局

印刷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印數1——30,000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每冊定價4.00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目次

梁敏.....	張結一
蘋果.....	王向立三
祖國的女兒.....	亢君三
雄鷹.....	劉大爲、韓希梁五
飛行員和紅領巾.....	萬正、王振琳九
工兵勇士.....	原野七
火人.....	西虹一七

梁 敏

張 結

一

二級英雄、特等功臣梁敏到三營通訊班裏來，說起來還是一樁有趣的事。

那還是在七月間，教導員張順義到八連去參加一個黨的會議。他本來計劃天不黑就要回來的，仗着道路熟悉和掌握住了敵人炮火規律，所以連通訊員也沒有帶就跑去了。會議按時召開。教導員一開始就給戰士熱情、激動的話吸引了。他專心專意地聽着戰士們——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連隊中的骨幹——一個接一個的發言，不停地在他的寫着「祖國，你的兒子在爲你而戰」的紅皮小本子上記着什麼，根本忘記了考慮時間。甚而沒有發覺使他藉以寫字的已經不是從窗戶裏映進來的光亮了，通訊員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在他旁邊放上了一支蠟燭。

會議開完了。連長對他說：

「二號（教導員的代號），牀早給你騰出來鋪好啦，早點休息吧！」

直到這時候，一直沉湎在剛才會議中的教導員才猛省過來，想起了今天晚上他所應該做

的另外一些事情。他堅決地拒絕了連長和指導員的勸說。雖然天已昏黑，已經到了敵人砲火封鎖的時候了。

見勸說不成，連長向遠處的黑影中喊着：「梁敏，你帶上槍送教導員回營裏去！」接着又轉過身來，用幾乎是抱怨的聲音說：「只剩下這麼一個好通訊員了，光上一次你們就調走了三個！」

教導員微微一笑。他已不只一次地聽到過這其實沒有一點不滿意的話。他知道，與其說是對上級的抱怨，倒不如說是對自己戰士的熱愛來得更貼切。幾乎每一個連的幹部都把自己的通訊員看作最好的通訊員，生怕把他調到任何其他的地方去。他認為連長不過也是像別人的想法一樣罷了。

接着，梁敏進來了，靜靜地站在那裏，斜揹着卡賓槍。如果教導員留神的話，他一定會驚詫這個被連長誇獎為「最好的通訊員」比他所想像的要小得多。無論那比卡賓槍長不好多的身材，顯得有點臃腫的衣服，在大帽子下面閃爍着天真的光芒的兩隻大眼睛……似乎都告訴人們說：你看，這不過是一個小孩子。

但教導員並沒有注意這些。他只是簡單地囑咐了幾句，看了看錶，便在前面大踏步走了。聽到有細碎的脚步聲在緊緊地跟着他。

……夜已黑定。月亮還沒有出來，但東面的天空已經染上了一層霧一樣的白光。兩支交叉的探照燈光從這霧一樣的天空射出來，向西北的方向射去。他猜想這探照燈光是從東海的敵人艦艇上射過來的。一朵朵乳白色的、變幻不定的雲塊在探照燈光裏翻滾着，互相追逐着。路，隱約可以看見，但教導員却不在意地走着，考慮着別的問題，並且幾乎忘記了身邊的通訊員。

突然，一聲清脆的砲彈出口聲傳了過來，馬上，一片紅光染亮了路左邊的山嶺。教導員沒有伏下身去，他一般地只根據砲彈着地前的呼嘯聲決定繼續走或者是臥倒。顯然，這一次敵人的「封鎖」並不比以往的更高明，砲彈接二連三的在左面的山包上爆炸，離路還有近百十公尺遠。他僅僅加快了他的步子。

個別的、看不見的破片在空中嘶響着，有點像陡然飛來擲落在樹上的「水牛」（一種硬壳昆蟲）一樣，很難想像就這細微的聲響便會制人死命。

一向緊跟在他後面的人影突然緊趕了幾步，在他的左側，用同他一樣快的步子向前走着。路並不寬，有時候兩個人就不得不擠在一起。教導員在暗影裏不禁微笑地看着這瘦小的身影。他認為這小鬼或者想早點通過這比較危險的地區，可是他的細碎的脚步使他不能迅速走到前面去。

如果不是一聲古怪的嘯聲的話，也許他已經又考慮到別的問題了。在一秒鐘以內，他突然幾乎是粗暴地喊：「快臥倒！」並且自己也迅速伏下身來。但他的眼光並沒有離開這瘦小的人影。他看見這小鬼抖動了一下——但並沒有臥倒，而是蹲下來，用那短小的身體遮住他。火光、猛烈的氣浪，像雨點一樣落下來，在閃爍耀眼的火光裏，他第一次看到這通訊員的面孔：孩子型的面龐上流露出一種緊張、倔強的表情，身子向前傾斜，眼睛看着不遠處爆炸的地方。

一切都很顯然了：爲什麼這小鬼緊緊靠着教導員的左邊走。他是想着以自己的身體保護他的首長！

教導員用全然不屬於他的感情的聲音——那麼嚴厲，甚而還有點粗暴——喝叫小鬼伏下身來。火光還在迸散着，可是已經遠得多了。

梁敏跳起來，似乎有點羞愧地望着地下，拍打着身上的塵土；而教導員，這個曾經在千百次的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甚而連一顆迎面飛來的子彈把帽子打掉都不會眨一下眼睛的「老兵」，也很難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了。他知道這是遠遠超過一般所謂「勇敢」幾千百倍的東西。

那天晚上，教導員在電話上通知八連連長讓梁敏明天再回去，然後，就放下了其他的一

切工作，不厭其詳地打聽着梁敏的家世，並且很快就熟悉了這個小鬼了。

就這樣，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之後，教導員他們決定把梁敏調到營部的通訊班裏來。當八連連長知道這一決定的時候，他不知道是一種喜悅或者懊惱的感情。——他知道，他所滿意的戰士顯然也被首長們「看中」了。他僅僅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二

在部隊裏面，人們常常會發現：一些身經百戰的指揮員，他們的面貌常常會比他們的實際年齡蒼老得多，而他們的心却異常年輕。在這個營的幾個幹部中間也是如此。幾乎每天晚上飯後都成爲一段愉快、喧鬧的時間：毫無惡意的打趣、爭辯、放聲大笑……這時候，營部的幾個通訊員便成爲親切的客人了。他們含着笑在一旁聽着，或者也參加到論辯中間去。

也正因为這樣，教導員也深刻地了解這幾個小鬼的心。

比如，對於梁敏，教導員一開始就發覺他的口頭語——「不怎樣怎樣幹啥？你問他：『你爲甚麼參軍？』」回答是：「不參軍幹啥？」再問他：「打過仗沒有？」回答是：「當兵不打仗幹啥？」……

關於梁敏的年齡，在第一天晚上——他送教導員回營裏來的那天晚上——便全部了然

了。教導員仔細端詳着這圓圓的、眉清目秀的面龐，猝然地問：

「今年你十五了還是十六了？」

「十八啦！」梁敏胸有成竹地回答着，但兩隻大眼睛裏却含着一種叫人捉摸不定的光采。他記得，今年一月間，區政府的一位工作同志也曾這樣問過他，當他回答「十八啦！」的時候曾經着急得幾乎哭了起來，生怕因為年齡的不夠會被「刷洗」下去。可是，現在他已經站在朝鮮，站在前綫的一個營指揮所裏了。他隱隱覺着有點高興。

教導員接着問：

「你是一個青年團員不是？」

「是！」

「你在表上填的是不是也是十八？」

這小鬼輕輕地歎了一口氣，用那低微得使人剛剛聽得到的聲音說：「我才十七！」接着又抬起眼睛：「你看我還不像是十八嗎？」

連一直在旁邊靜靜地聽着的副教導員也笑起來了。

梁敏並不愛談他的家世。人們僅僅知道他是個窮孩子出身，到現在，拿起運送彈藥的馬車上的鞭子，一揚手又響又脆，還能把幾匹暴牲口降得服首帖耳呢！但過去的苦難日子在這

小鬼的心中，已經很淡了。他並不像某些同志一樣，舊的日子在心裏烙下永遠醫治不好的創傷，一揭起來就會痛。這小鬼，從十三歲就當上了兒童團長，開始了新的鬥爭生活，你叫他談起怎樣蒙混國民黨軍隊的故事來，那才叫眉飛色舞呢！還是在一九四七年間，一次，幾個穿着藍褂子，頭上纏着白毛巾的解放軍偵察員跑到他們莊上，匆匆地囑咐了幾句便走了。接着，國民黨匪軍來了兩個連，看見他一個小鬼，便問他剛才幾個「八路」往哪去了，他搖着頭說不知道。一個傢伙惱了，端起槍瞪着眼睛問：「說不說？」他哇的一聲哭了起來，老半天才往一個山溝裏指了指。事後，解放軍在那山溝裏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當一羣俘虜被帶到村子上，却看見剛才指路的小孩子在一羣孩子中間，比手劃腳地講着什麼。這時他跑過來，指着一個俘虜說：「你那樣子真當把我吓哭了哪！」

當營部的幾個通訊員小鬼在一起的時候，梁敏那麼興緻勃勃地講着過去他所經歷的以及所聽到的鬥爭故事，兩隻眼睛瞪得滾圓。當他講到打美國鬼子的時候，就會盡量模倣成年人的語調說：「大江大海都過來了，這一道淺水溝子還能擋住人呀！」——這話由一個小孩子嘴裏說出來，誰聽了都不由得想笑。

不久，教導員就同梁敏變成很熟稔的朋友了。教導員從小就在部隊裏，當過司號員、班長、排長、指導員……他從這小鬼身上看見了過去的生活。和教導員一直在一起的營長也說

梁敏活像七、八年前的教導員：「純潔，忠貞，就像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馬駒子。一天到晚有蹦蹦不完的勁兒！」

但接着，他們就發現這小鬼身上有着一些新的東西，爲他們當「小鬼」的時候所沒有的東西。

自從梁敏搬到通訊班住的防空洞之後，原先糊着報紙的四壁便給一些彩色的東西佔滿了。五彩的天安門照片，檢閱台上的毛主席，放着和平鴿的女學生……幾乎每一張可以搜羅到的祖國的照片都沒有被放過，甚而連紅色的一大生產「紙煙盒」也被細心地貼在一個角落裏，讓煙盒上的一個年輕的工人和一個扛着鋤頭的農民整天對牆角的卡賓槍微笑着。當教導員他們每一次來「拜訪」這防空洞時，不是發現那一張好的照片被遷移到最明顯的地方去了，便是在另一個角落裏出現了新的圖片。一次，教導員正巧見梁敏專心地貼一張畫呢。教導員笑着問：

「怎麼？又想起祖國了吧？」

梁敏羞澀地笑了一下。他手裏拿着一張農村識字班學習情形的照片，沉思地說：

「一見這照片就想起俺們村來啦！家裏來信說我嫂嫂也參加識字班了。（他停了停，指着另一張照片）祖國真是天一個樣兒，你看，今天的天安門就比去年漂亮多啦！到明年還不

知道啥樣兒呢！」

這天，教導員和小鬼談了很多很多。當天晚上，在幾個營級幹部討論完了明天所需要進行的工作之後，教導員用預期着會有一場爭辯似的語調對營長說：「你看，咱們這些小鬼跟咱們過去有啥不一樣？」他不待對方回答就逕自說下去：「是愛祖國！當然我們過去也是爲祖國而戰鬥，但認識上還不是明確具體的；可是你看這些小鬼，單是『祖國』這兩個字就成爲他們幹一切工作的鼓舞力量，真是水裏火裏說去就去了。」

教導員顯然很激動。在白天，當他同梁敏談話的時候，他曾發現祖國兩年的建設在這小鬼身上留下了那麼深的影響，以致於使他感覺到這小鬼是新社會的新人。兩年，這並不算一段長的時間，但它在一個正在成長的孩子身上却已培植出一個堅定的性格了。

營長沒有回答，連平素喜歡開玩笑的營參謀長也在默默地思索着。

三

對於梁敏，教導員不久就毫不掩飾他的喜愛了。並且很快就發現不僅他，就是營裏的其他幹部、甚而連通訊班的小鬼們也懷着同一感情。當梁敏和人們親切地玩耍着，忽然想起了一件要辦的事情，便跳起來摘下掛在牆上的衝鋒槍，小跑着出去的時候，教導員望着這活蹦

亂跳的孩子的背影，不禁感慨地想：「舊的東西在這些小鬼身上多麼少啊！他從來不想因為首長喜歡他而存心少做些工作。」

教導員想起梁敏的口頭語，想着如果問梁敏的話，這小鬼一定又會鼓起兩隻大眼珠子：「人不工作幹啥？」便不禁微笑起來了。

但儘管如此，他仍然注意着這小鬼可能發生的或多或少的缺點，並且從不放縱每一次批評。

比如，梁敏總是那麼新奇地注視着周圍的一切事物，對於一切他還不熟悉的事情都想插一下手。營部的衛生員是一個年齡和梁敏差不多的小鬼，很快他們就成為很要好的朋友，梁敏不久也就認識了一部分藥名，開始想像他已經可以做更多的一些工作了。一次，營部的炊事班長老楊，上山時腳給擦破了，便來找衛生員擦藥。正巧衛生員不在，梁敏便以衛生員的身份接待了他。像專家似的注視了傷口之後，梁敏不慌不忙地說：「不要緊，擦點藥就好啦！」他拿出曾經看見衛生員使用過的一瓶藥敷在傷口上，甚而沒有忘記使用鉗子之前要用酒精擦一下和洗洗手。但事情並不這麼簡單——老楊的傷口不久便腫起來了，以致於他不得不在兩天內不再往山上找柴禾，而蹲在鍋前燒火。

又比如，梁敏每一次去機砲連送通知回來，他總留戀地望着那擦得嶄新的重機槍。當飛

機的聲音偶一傳來，戰士們熟練的手便把重機槍架在交通壕裏，不久便射出一長串幾乎看不見的火花了。在這時候，梁敏總是蹲在旁邊，看得出了神。他好久就夢想能成爲一個熟練的射手了。有一次，他甚而在專心的瞧着戰士們拆卸這複雜的武器，而比通常晚回來了一個多鐘頭。那天恰巧教導員有事到八連去，他焦急地看着錶，最後斷定梁敏可能被敵人的冷砲打傷了或發生了別的事故，便派了另一個通訊員去找梁敏……。

雖然這都是極細小的事情，但教導員每一次都沒有忘記問對梁敏的這些缺點批評了沒有，並且細心地聽着通訊班長的彙報。他認爲對每一個細小缺點隨時提出批評會更多的幫助一個人進步。他問梁敏：

「你們團小組會最近又開了沒有？」

「開了！」梁敏閃着愉快的眼光回答他。

「批評了你沒有？」

「有缺點爲啥不批評？小王說，幸虧是外敷藥，要是內服藥說不定還能鬧死人哩！」他不再說下去，眼光却那麼誠懇地望着教導員。這眼光說：你看吧，我再不會那樣作了。

真的，不久，梁敏變得更像一個軍人，喜愛準確，並且從心眼裏熱愛着這嚴格的生活，服從着一切紀律。就連同樣的衣服穿起來也不顯得過大了——他花費一個晚上的時間自己重

新統了一下。人們曾贊歎地說：

「喝！成了小『老兵』了！」

而在梁敏心裏，也充滿了愉快的感情，他覺得有一隻看不見的、巨大的手在引導着他前進。當他每邁錯一步，這隻手便會扶着他，使他永遠看着前面……

十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教導員叫醒梁敏去各連送一個重要的通知。幾乎每一個山頭上都閃動着紅光。等到梁敏從九連回來時，這火光便接連不斷了。他知道敵人已經從砲火試射轉入了普遍轟擊。營部背後的目標也被一片火光照耀着；每隔不到五分鐘便傳來一陣密集的爆炸聲。梁敏在剛剛一陣排砲爆炸之後跑過這個山樑。

營指揮所裏還有燈光。梁敏看見營長、教導員們正擠在一個桌子旁邊；營長用手指敲打着桌面：

「敵人的砲火射擊今天不太一樣，也許像上級估計的要大幹一場呢！」

他們還不知道，敵人集結了幾個團的兵力正待命衝鋒；敵人司令部裏的地圖上面，已經畫上了一條粗大的箭頭，這箭頭越過我們的前沿陣地，指向營部所在的地區……

激戰開始了。